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陈毓黑 著

《浮生六记》研究

A STUDY OF THE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夏荷葉中披深紫色大襟衣有似鶴氅束
手男至八頭梳高髻身披白花紅地衫要青束
惟花狀又有童子播鼓穿牙繞甚向歌聲後
瑞上形似圓目說白而已以為被國天孫氏開廟
又向竹板響扮出四童女髮簪插金鳳花
此外簪金釵元青紗背搭各持摺扇一柄魚背
則傳奇一段名曰天緣奇遇鬼如承慶竟有
對子有一旦頭梳高髻後髮披肩外披白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浮生六记》研究

A Study of the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陈毓罴/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六记》研究/陈毓黻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2713-3

I. ①浮… II. ①陈… III. ①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I207.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237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浮生六记》研究

著 者 / 陈毓黻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黄 丹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刁春波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魏小微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0

版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字 数 / 173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713-3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前些时，有位老同学来电话，我们前后两届的同学将合出一本诗集，以纪念昔日的大学同窗生活，嘱我共襄盛举。因以《北大三院往事追怀》为题，写了几首小诗。

太学弦歌地，城东隐竹林。
莫言居室小，壁上有龙吟。

关西多大汉，河北赛金剛。
宁让江郎笔，诗仙喜若狂。

饭后钟方响，书城占地忙。
凌云非我愿，独羨归来堂。

架上书常满，壶中水不空。
纵论今古事，炉火又熊熊。

那时我们上课是在红楼，住在三院，即昔日的“译学馆”。七人共居一室，都是中文系同一年级，相处融洽。诗中所记皆写实。如谭君携小提琴一把，常为我们奏曲，因以“龙吟”喻之。刘君陕西人，贾君河北人，皆魁梧有力，而江君及李君则为文采斐然之书生。第三首写晚饭后

去图书馆占座事，当时有些人不但为自己占座，而且还为女同学预留座位。归来堂是用宋代李清照和赵明诚之故事。赵明诚也在太学作过学生，“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然而他们最幸福的生活却是在十多年后的“归来堂”里度过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有如下描写：

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此文由书籍之得失聚散，写人世之离合悲欢，充分反映了她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的生活，而文情跌宕，感慨淋漓，可谓至情至文。

唐诗宋词中直接描写夫妇之家庭生活，并不多见，著名的篇章多自侧面着笔。如杜甫之《月夜》云：“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李商隐之《夜雨寄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他如元稹《遣悲怀》有“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之句，贺方回《鹧鸪天》词有“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之句，苏东坡《江城子》词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之句，都是悼亡之作。

古代散文中承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之写作传统而又能对夫妇之家庭生活展开描写的，唯有沈三白的《浮生六记》。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云：“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

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此语信然。

沈三白和陈芸夫妇，都富有艺术家的气质，志趣相投，感情极融洽，且互相尊重彼此的个性和人格，追求一种布衣蔬食又充满雅趣的生活，甘苦与共，患难相济，足为今人之楷模。

在《浮生六记》这部回忆录里，作者开卷即说此书“不过记其真情实事而已”。他真实地写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场悲剧，“闺房记乐”、“闲情记趣”与“坎坷记愁”形成强烈之对比，且相互对照。举凡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法之冲突、老式家庭中之积弊（如家长专制、婆媳不合、兄弟阋于墙）、妇女之受压制等，莫不反映其中，作者时有愤极之语，亦不乏弦外之音。设若他所在的家庭真正能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而不是徒然标榜“衣冠之家”，又设若他所处的社会能尊重人的个性和特长，能尊重读书人和艺术家，使他们得以温饱，且有合适的环境与条件，发挥其才能，又何致有此种悲剧之发生？

《浮生六记》一书，继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之后，开创了家庭文学小品之光辉范例。它的文学价值相当高。先师俞平伯先生早在1923年《重刊〈浮生六记〉序》中即作出了如下评价：“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正是完全符合沈三白之美学观点的。沈氏在“浪游记快”章中说：“游陈氏安澜园，地占百亩，重楼复阁，夹道回廊。池甚广，桥作六曲形，石满藤萝，凿痕全掩，古木千章，皆有参天之势，鸟啼花落，如入深山。此人工而归于天然者。余所历平地之假石园亭，此为第一。”他说的虽是园林，而文心之妙，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很早就喜爱这本书，负笈在外，常以一卷自随。1980年出席在

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即以《〈红楼梦〉与〈浮生六记〉》为题。1982 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作鲁斯学者（Luce Scholar），曾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新泽西州立大学讲演，也注意搜集有关《浮生六记》的资料。记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库内找到嘉庆十三年出使琉球的大臣齐鲲和费锡章的《续琉球国志略》（即他们此行的报告书）、琉球的《历代宝案》，这都是难以寻觅的书，欣喜非常。当时从图书馆看书出来，街头盛开玉兰花，阵阵清香，沁人心脾。以后又在国内的科学院图书馆里找到费锡章此次琉球之行的诗集——《一品集》，也是难得之书。我很注意考索沈三白其人、其事、其书，也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如 1983 年发表《〈浮生六记〉足本考辨》一文于《文学遗产（增刊）》，1984 年发表《〈浮生六记〉写于海外说》于《光明日报》之《文学遗产》专刊（次年香港《读者良友》杂志第二卷第三期曾予转载），1992 年发表《〈浮生六记〉考索》于《俞平伯先生从事文学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此书早已编成，为出版社所延误，是时俞师已辞世两年矣），同年又发表《沈三白年谱》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稽古拓新集》。

此次，将以往的文章重新加以编排，又增写了部分节次，合成一书，以奉献于广大读者。

陈毓黑

1996 年 5 月

目 录

一 沈三白这个人·····	1
(一) 小传 ·····	1
(二) 名号 ·····	2
(三) 故居 ·····	4
(四) 幕府生涯 ·····	7
(五) 琉球之行·····	10
(六) 琉球天使馆·····	14
(七) 晚年·····	19
(八) 年谱·····	23
二 《浮生六记》这本书 ·····	42
(一) 所谓“足本” ·····	43
(二) 写于海外吗? ·····	67
(三) 关于结构·····	70
(四) 关于序跋·····	72
(五) 版本概要·····	76
(六) 排印本的若干错误·····	78
(七) 和《红楼梦》的比较 ·····	82
(八) 和《心灵二重奏》的比较 ·····	97

三 画人画事	100
(一) 萧爽楼中的几位画家	100
(二) 月下老人像	103
(三) 水绘园	106
(四) 两首有关陈芸的题画词	109
(五) 俞平伯题沈三白画	111
四 闲情闲味	115
(一) 到南园去	115
(二) 种碗莲	117
(三) “考对”这种游戏	118
(四) 沏茶妙法	122
(五) 臭腐乳和虾卤瓜	124
五 美女美景	127
(一) 冷香母女	127
(二) 汪王庙	130
(三) 虎丘	132
(四) 无隐庵	134
附录 《琉球国记略》非沈复之作考辨	137
后记 怀念岳父陈毓黻先生	146

一 沈三白这个人

(一) 小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文学卷》于1986年出版，由笔者撰写其中之“沈复”条目。1993年，《中国文学大辞典》复约笔者分担“沈复”及“浮生六记”两条目，因为之撰写如下。

沈复（1763～1825年以后）

清代文学家。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时奉父命习幕，曾在安徽绩溪、江苏青浦及扬州等地作幕客。依人作嫁，见尽热闹场中卑鄙之状，内心实厌恶，曾短时期经商，欲专门从事艺术，因生活窘困而不可能。由于大家庭发生纠纷，其妻陈芸为翁姑所不容，两次被逐，终至贫病而逝。父亡故，又为弟所逼，离家出走。嘉庆十年（1805年），入其友人时任重庆知府石韞玉幕，辗转安徽、湖北、陕西及山东等地。嘉庆十三年（1808年），朝廷派遣翰林院编修齐鲲出使琉球册封其国王，沈复经石氏推荐，入使团为从客。海行艰险。闰五月十七日抵达，十月初二日返航，在琉球四个半月。他在那霸之天使馆内写作了其回忆录《浮生六记》（今存四记）。他继宋代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和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之后，以较长的篇幅记述夫妇间的家庭生活，欢愉处与愁苦处两相对照，真切感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实

属罕见。书中还记述所经各地之风景佳胜。文章行云流水，朴素自然，是优美的小品文。晚年在江苏如皋作幕十年。在他六十花甲之日，友人顾翰写了《寿沈三白布衣》诗，说他“买山无赀去归隐，肠绕吴门千百遭”（见《拜石山房诗钞》卷六）。六十三岁时，友人管贻荪为《浮生六记》题诗六首。沈复生平好游览山水，与吴门画家鲁璋、杨昌绪、袁沛、王岩诸人友善。善画及篆刻，传世有《水绘园图》及“花好月圆人寿”之印章等。诗作仅存《望海》、《雨中游山》等篇，写于琉球。其《浮生六记》一书大行于世。卒年不详。

（二）名号

杨引传《〈浮生六记〉序》云：“《浮生六记》一书，余于郡城冷摊得之，六记已缺其二，犹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记推之，知为沈姓号三白，而名则已逸，遍访城中无知者。”杨是苏州人，长期居于苏州城内。他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左右得此手稿，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付刻写序，已30年了，只从记中得知作者是“沈姓号三白”（《坎坷记愁》记嘉庆八年二月，三白去靖江范姊丈处求助，途中夜宿土地祠，向神祝祷云：“苏州沈某投亲失路至此，欲假神祠一宿，幸神怜佑。”全书只此一处点出作者姓沈），尚未打听到他的名字。

据我们所知，三白于道光五年（1825年）人尚健在，其友管贻荪有《长洲沈处士三白以〈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诗，距杨引传获得此《浮生六记》手稿不过20年，然而沈三白其人在苏州城中已无知者，这大概和他晚年长期在外作幕有关。顾翰在《寿沈三白布衣》诗中说他“偶因币聘来雒皋，十年幕府衣青袍”，在如皋就作了十年幕僚。然而由此也可看出一代文人之受冷落。若非杨引传获得手稿并为之

刊行，沈三白与陈芸，其人其事早已灰飞烟灭，埋没于时空之尘埃中了。三白生活虽坎坷不幸，而其书尽管佚失后两记，终得流传，打动人心，名扬海内外，宁非幸事！

三白名复。最可靠的依据是他在道光年间为冒晴石所画的《水绘园图》，题署上的落款是“三白沈复”。冒晴石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后人，水绘园为其家祖产。此图林语堂见过，在他英译的《浮生六记》扉页载有照片。当时为冒广生（鹤亭）所珍藏。1961年其家属据冒老遗愿，将家藏文物900多件捐献国家，《水绘园图》也在其中。现藏上海市博物馆。

“复”出于《周易》，为卦名。《周易》有“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及“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等语，又云：“《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至日即冬至之日。三白《闺房记乐》开卷即言：“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癸未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代《御定万年书》载是年十一月小，“十八日辛未辰正二刻四分冬至”。三白的生日是冬至之后第四日，可能其父由此而想到《周易》上的“复”卦，因而定名。

三白非名，乃是字。古人常以字行，故其友人皆呼之为“三白”。“三白”出于古代北方农谚：“要宜麦，见三白。”宋代胡仔《渔隐丛话》云：

永叔《喜雪》诗云：“常闻老农语，一腊见三白。是为丰年候，占验胜蓍策。”三白事古人不见用，自永叔始，遂为故实。按：三白谓三次见雪也。

此诗见《欧阳文忠公集》古诗（卷三），原题“喜雪示徐生”。又苏轼《分类东坡诗》卷七《次韵王觐正言喜雪》诗云：“行当见三白，拜舞欢万岁。”三白生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其时近腊，或已得雪，故字之曰“三白”。其父字“稼夫”，也和农事相关。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周策纵教授，曾有信与笔者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复”与“三白”或有古代典籍上的关联，疑出于《论语》之《先进》篇：“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亦可备一说。

三白还曾为自己取“梅逸”之号。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底，陈芸病逝于扬州，三白忆林和靖“妻梅鹤子”之语，自号梅逸，并绘《梅影图》以悼芸，石韞玉曾题《疏影》一首，收入其《微波词》中。

（三）故居

自《浮生六记》观之，沈三白在苏州之故居有三处。一在沧浪亭畔，一在饮马桥之仓米巷。住仓米巷期间，因家庭发生变故，一度与陈芸借居画家鲁璋之萧爽楼。陈芸认为住沧浪亭与萧爽楼期间，他们过的是“烟火神仙”的生活。

沈家原住在沧浪亭之西侧。宅中有一我取轩，紧邻沧浪亭爱莲居，临溪流，有水窗。本为其父稼夫公垂帘宴客之处，三白偕陈芸消暑于此。“我取轩”之命名，乃出自《孟子》。其《离娄》篇云：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

“我取”即“自取”之意。

卜居于此，幽雅之至。据三白《闺房记乐》描写，“檐前老树一株，浓荫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秋之夕，“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这隔岸是什么地方呢？三白夫妇于中秋日曾到间壁之沧浪亭待月，坐亭中，“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隔岸名‘近山林’，为大宪行台宴集之地。时正谊

书院犹未启也”。

按：“近山林”意在借鉴沧浪山林之景观。乾隆年间，沈德潜于此处建“乐园”，园东为正谊书院，园西为沈氏宗祠兼宅院，形分三部，实属一体。“乐园”乃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意。不料为人曲解为行乐之乐，以致有大吏斥曰：“行乐不可训也。”此园今尚存，名“可园”。

萧爽楼之旧址，因无其地点之记载，终不可考。《闲情记趣》云：“楼共五椽，东向，余居其三。晦明风雨，可以远眺。庭中木樨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厢，地极幽静。”窗明几净，地无纤尘。主人好客，友人以画家居多，来此写诗作画，相互切磋。诸友“如梁上之燕，自去自来。芸则拔钗沽酒，不动声色”，又“善不费之烹庖，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萧爽楼成为“艺术之家”（西方人称文艺沙龙），大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良辰美景，不轻放过。200年前之人、地、事，令人为之神往。

住饮马桥之仓米巷，屋虽宏畅，非复沧浪亭之幽雅。三白夫妇居于宅中之宾香阁，正如《闺房记乐》所云：“院窄墙高，一无可取。后有厢楼，通藏书处，开窗对陆氏废园，但有荒凉之象。”还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包括大家庭中的纠纷。他们两人在这儿度过了20年的光阴。

父老相传，沈三白故居在饮马桥仓米巷24号。原为老屋一区，同治年间初为俞樾所得。俞樾后另卜宅马医科巷。此屋继为史伟堂得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建成宅园，赫然改观。宅第崇丽，园在宅西。园中有半园草堂、还读书斋、君子居、不系舟、四宜楼、待月楼、挹爽轩、三友亭诸处。俞樾评此园为“少少许胜人多多许”。园主因园仅一隅，其邻有隙地而不求全之意，名曰“半园”。俗呼南半园，以区别于白塔东路之北半园。

1949年后，此半园先后为税务局、轴承厂使用。1964年起，第三光学仪器厂使用至今。1975年在园北建四层大楼。20世纪60年代花园

受到破坏，仅存半园草堂。住宅建设较为完整。1984年，住宅中两座精美的花篮厅得到整修，改为工厂老年之家。此园已列入苏州古典园林之修复规划。

笔者偕内子喻松青1992年11月往苏州游览。沧浪亭、网师园、留园、拙政园及怡园诸胜，均曾亲历。其间专门去饮马桥之仓米巷，寻访沈三白故居。见一小屋，颇简陋，门上标牌为仓米巷24号，甚疑怪。承此小屋主人告知，原24号是在对面，今移此。出此小屋一看，对面为一围墙，高不可窥，无门可通。绕一圈方至前门，有两铜牌，一为“苏州三光电加工有限公司”，一为“苏州第三光学仪器厂”，内有四层大楼，似无花木扶疏之景。唯有在围墙之外巡视一周，未得登堂入室。世事沧桑，沈三白故居早已废矣。

饮马桥之名人诗词者，有近代女词人沈祖棻，其《浣溪沙》词云：“家近吴门饮马桥，远山如黛水如膏。”若非知其祖籍海盐，自上世徙居苏州，几疑为三白之族人也。其夫婿程千帆，诗词唱和，才人佳偶。闺房之乐，坎坷之愁，亦与三白夫妇有相似处。1977年祖棻教授不幸于武汉丧身车祸，千帆先生次年刊其遗集《涉江词》，写《鹧鸪天》两首志哀。其词真切感人，录之于下。

袞凤钗鸾尚宛然，眼波鬟浪久成烟。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哀窈窕，忆缠绵。几番幽梦续欢缘。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

燕子辞巢又一年，东湖依旧柳烘烟。春风重到衡门下，人自单栖月自圆。红绶带，绿题笺。深恩薄怨总相怜。难偿憔悴梅边泪，永抱遗编泣断弦。

（四）幕府生涯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天，沈三白之父身患重病，自恐不起，嘱咐三白，命他学幕。《浪游记快》里是这样记叙的：

辛丑秋八月，吾父病症返里，寒索火，热索冰，余谏不听，竟转伤寒，病势日重。余侍奉汤药，昼夜不交睫者几一月。吾妇芸娘亦大病，恹恹在床。心境恶劣，莫可名状。吾父呼余嘱之曰：“我病恐不起。汝守数本书，终非糊口计。我托汝于盟弟蒋思斋，仍继吾业可耳。”越日思斋来，即于榻前命拜为师。

其父稼夫公就是以游幕为业，所以自云：“一生辛苦，常在客中。”他要三白继承这种职业，无非是让儿子能以此维持生计。“汝守数本书，终非糊口计”，这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在乾嘉盛世的黄金时代，一个文人也未必是那样好过日子的。

所谓“学幕”，就是学习作专业幕宾（即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俗称“绍兴师爷”）。清代的地方官署，除武职及盐粮外，都是行政和司法不分，财政和建设不分。知县既要管理全县之行政事务，还要审理裁决民事刑事案件，征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还有来往文书、公私信函等，所以要聘请幕宾来办理这些事务。幕宾非官吏，乃官员私人聘请的助手。过去学幕，虽无固定的学校、学程和年限，但要拜师，要分别行辈。刑名和钱粮是学幕的主要项目。学习之基本材料，全在明习律例。律文一定不移，例则因时更改，例案太多，虽有通知各省府州县之文件，但不随时汇集公布，全靠各人抄录札记，学幕师徒间之传授大都在此。所谓秘本，若无师承，即不易传抄或取得。沈三白是拜其父之盟弟蒋襄为师，相随习幕于奉贤官舍。一年多后，从蒋襄就扬州之聘。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间，随其父稼夫公于吴江知县何世珩及海宁知

州王泰雷之幕府中，大抵还是见习。直到乾隆五十一年初冬，应绩溪知县克明之聘，这才离开师傅和父亲，开始独立作业了。这时他 24 岁，处在奋发有为、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可是幕府生活却给他带来很大痛苦。他自云：“余自绩溪之游，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因易儒为贾。余有姑丈袁万九，在盘溪之仙人塘作酿酒生涯，余与施心耕附资合伙。袁酒本海贩，不一载，值台湾林爽文之乱，海道阻隔，货积本折。不得已，仍为冯妇。馆江北四年，一无快游可记。”其内心之郁闷可知。

自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三白在家赋闲，借居画家鲁璋之萧爽楼，过了一年半“烟火神仙”的生活。服食起居均省俭而雅洁。日与诸挚友杨昌绪、袁沛、王岩等人，创作书画，品诗论文，考对郊游，自得其乐。萧爽楼有几条不成文法，即四忌和四取。四忌是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四取是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这一切和幕府生活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可以说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幕府生活不就是成天谈论公廨时事，关心官场上，特别是幕主的官宦升迁，而公事之余则以看牌掷色来作消遣吗？八股时文固然和他们自己已无缘份，但州县考试童生，常将阅卷委之幕友，他们也不能辞其劳。至如一般幕僚，无非要善于揣摩上司及幕主的心意，办起事来八面玲珑，鱼肉小民则心狠手辣。幕友对上谄媚，对下欺压，又相互倾轧，争功邀宠。萧爽楼是一方净土，来往之人均是书画家及热爱艺术的友人，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志洁行高，这岂不与幕府大异其趣？然而萧爽楼的生活是难以持久的，为衣食所驱，他们又各自浪迹天涯。

沈三白仍作幕客。其间又连年无馆，求人幕而不可得，贫病交迫，家庭变故，陈芸因而逝于扬州。三白卖画度日，常哭于芸娘之墓，影单形只，极为凄凉。他在芸娘墓前暗自祝祷：“秋风已紧，身尚衣单。卿若有灵，佑我图得一馆，度此残年，以待家乡信息。”人生至此，夫复何言！

嘉庆十年（1805 年），幸得友人石韞玉之关注，入其幕府。三白与